



剑冢大婚 / 新郎新娘双双私奔

~~~~~ ▶ 未遂

○  
DONG  
MENG

☾  
XI  
DAI

2

# 东萌西呆



南倾  
著作

梦

叫蒹萝，上阳谷谷主的最小弟子。  
蒹萝姑娘变成了剑冢少夫人，我不太  
应！  
日子没法过了。

入门要宅斗

上有恩师下有娇娥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东 萌 西 呆



DONG  
MENG



XI  
DAI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萌西呆. 2 / 南倾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94-0868-6

I. ①东…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4899号

书 名 东萌西呆. 2

作 者 南 倾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吴小波 黄 姗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黄 姗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68-6

定 价 2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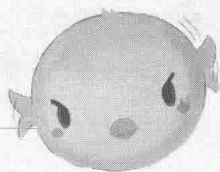


DONG  
MENG



XI  
DAI

## 目录



|     |         |
|-----|---------|
| 第一章 | 婚事 /001 |
| 第二章 | 贺礼 /015 |
| 第三章 | 成亲 /027 |
| 第四章 | 偷梁 /050 |
| 第五章 | 省亲 /067 |
| 第六章 | 宁月 /106 |
| 第七章 | 帝姬 /125 |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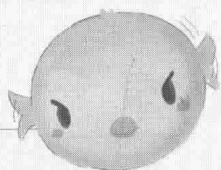


DONG  
MENG



XI  
DAI

## 目录



第八章 卧底 /150

第九章 巾幗 /172

第十章 逃窜 /191

第十一章 求援 /203

第十二章 归位 /223

第十三章 决绝 /241

第十四章 回首 /273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婚事



我叫蒔萝，上阳谷谷主的最小弟子。上阳谷是个很牛叉的门派，除我之外，师兄师姐们在江湖中都混得颇有名气。你不信的话，我们就随便拉个人问问好了。喏，就前面墙拐角那个要饭的吧。

“喂，这位兄台，请问你知道武林盟盟主宫千行吗？”

“这位姑娘，看你一身走江湖的行头，却恁地没见识！武林盟宫盟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医术独步品行高洁仁义无双德泽武林有能力有手腕有城府有地位有人缘有相貌……”

“打住！这两贯钱，你收好。”

武林盟盟主宫千行不是别人，正是上阳谷中排行第六的弟子，也是我的六师兄。

我与六师兄自小相识，一起长大，是众人眼中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曾经，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嫁给他，伴他一世安好此生无忧。

然而，有情人终成兄妹！我们最终还是分开了，他离开上阳谷离开江湖，到了很远的地方，而我也将嫁予他人为妻。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岂能料未来。

我要嫁的人是剑冢少主，姓苏，单名一个沐字。剑冢是个更牛叉的门派，蝉联江湖第一之位多年，有富可敌国的金银财宝，有举世无双的铸剑技艺，有不菲实力，有皇室身份，总之别门派有的它都有，别门派没有的它也有。

苏沐更是无可挑剔。江湖有言，年轻的不够有钱，有钱的不够帅气，帅气的一般缺少才华。苏沐恰恰打破了这个定律，年轻帅气有钱有才华，四者兼具。

而我就没那么优秀。一众师兄师姐中，我的武功是最差的，给大家垫底，完全不辜负小师妹的名号。每月只能从师父那里领点零花钱，从无外快收入，

绝对穷得一逼。算来算去，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年轻和还能凑合的长相。

如此比较，我和苏沐成亲，是他亏了。

我这么认为，剑冢也这么认为。所以剑冢的人不太待见我。比如，对面走来的这位中年大叔。这位大叔年逾四旬，面白微须，长得不帅亦不丑，气质不贵亦不贱，脾气不好亦不坏。他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是很中规中矩很普通。

然而他却是剑冢军师，是仅次于剑冢庄主苏圣的二号人物，是苏沐的老师。他姓顾，名青。不过这名字几乎用不上，因为众人绝不敢称他的名字，而是尊称他为“顾先生”。

我即将嫁入剑冢，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苏沐自然要随剑冢山庄的习惯，于是还未等他走近，我忙三步并作两步，向前屈身作礼，恭敬道：“顾先生好。”

虽然我姿态放得格外低，且主动搭讪，但顾青并不领情，也不太想理我，只稍稍停了脚步，微微掀眼皮，用余光扫着我。

他这种态度在我意料之中。想当初，顾青为了阻止我和苏沐在一起，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用了不少手段，不料却未能奏效。我嫁入剑冢，不仅占了他家少主的便宜，还顺带打了算无遗策的剑冢军师的脸，他能给我好脸色看才奇怪呢！

顾青很不友善地扫视半晌，抬起了眼皮：“苒萝，你当真要嫁？”

我不说话，内心一群神兽在奔腾。所有准备都已就绪，再过三天就要成亲，你说我嫁不嫁！就算不嫁也得给个充分的理由，这又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说不玩就不玩。

下一秒，顾青给了我理由。阔袖一甩，眉毛扬起，剑冢二号人物的气势显露无遗。他笃定道：“只要你不嫁苏沐，我为你追回宫千行，让你们师兄妹团聚。你和宫盟主本就是青梅竹马，你嫁他才是最圆满的结局。”

我想了想，又想了想，问：“顾先生，你成过亲吗？”

顾青不说话。

我又问：“你谈过恋爱吗？”

顾青脸黑了。

众所周知，顾青为了振兴剑冢耗了不少心力，整天忙事业连家庭都荒废

了。迄今为止，这剑冢军师还是单身一个，不见身边有半点女色。苏圣虽然醉心于铸剑，但无论如何还生了个苏沐出来，顾青倒好，光杆一个。这还真是好朋友一起走，为你誓做单身狗。

戳人伤疤总是不好。我决定退让一步，再问：“好吧，你喜欢过人吗？”顾青目光沉了下去。

我顿时生出同情之心，诚恳地提出建议：“顾先生，你看你一没成过亲，二没恋过爱，三没喜欢过人，如何能懂这世间情爱，如何理解我当初的选择。感情之事不是说怎样就能怎样，一旦下了决定，就要一心一意地往前走，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朝东暮西朝令暮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顾先生，你一个光秃秃的单身汪，处处管人家情爱之事真的好吗？”

顾青静静地听完我这好一段叙述，突然笑了，笑容中有说不出的奇怪。

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看到他这样笑的时候，正是……我小心翼翼地退了一步，又退一步，尔后撒腿就跑！上次他这样笑时，正带着一众铁卫围杀我和苏沐。一向不笑的人突然笑了，那么不是要发狂，就是要发狠。

这就是所谓的事有反常必有妖！

果然言多必有失，以后但凡有想说的话还是放在心里好了。你瞧瞧这才刚一说出来，立刻就招顾青怨气了，从此恐怕更不待见我。真是哔了狗。

我担心顾青着人追赶，于是足底一转，奔去苏沐所在。常言道，大树底下好乘凉。苏沐这棵树虽然不大，但尚可遮风挡雨。

苏沐正在前院为两日后的亲事操劳，忙得不分日夜。他爹苏圣醉心铸剑，自从得了铸剑机缘，索性闭了关，一心琢磨如何炼出绝世宝剑，又加之不太待见这个儿子，所以纵使听到儿子要成亲，他也只是道了声“知道了”，便再无所问。

苏沐算起来是顾青一手教养大，顾青虽然待见苏沐，然而他不待见我，所以也懒得管这婚事，见众人一箱箱抬红绸彩带入府，他便皮笑肉不笑地呵呵两声，含义深刻。

剑冢庄主闭关，位居第二的军师自然成了最大的。众人见他这态度，立刻会意，一改之前的积极，开始对苏沐下达的任务推三阻四，找各种理由撂担子。一时间，剑冢所有的青壮年都开始咳嗽发烧拉肚子，精神萎靡浑身无力，连走路都不稳了更甭提干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剑冢染了什么疫病呢。

苏沐一向尊师重道，知是顾青的意见，便也不追究，但也不能委屈我，于是他只好亲力亲为，带着余下的老弱伤残一五一十地布置院落和喜房，连带写喜帖接待宾客等，忙得脚不沾地。

我一口气奔到前院门口之际，苏沐正布置喜堂，只见他拈了一叠红艳艳的剪纸，足下一点，飞身跃起，身形疾速变动回转在厅堂之中，眨眼之间便在四方柱子、雕花窗户和厅堂正中贴上了喜字。尔后轻喝一声，翻身跃出，于墙壁之处借力，倏地飞上屋顶，向左一点，向右一点，兽头也贴上了喜气的剪纸。

他的速度太快，我武功不好，看不出所以然，只望见那抹清飒身影左移右移，煞是俊朗，煞是飘逸，煞是好看。从长相而论，苏沐真的无可挑剔。如果刷脸可以吃饭，那跟着他这辈子不用愁衣食。

专心做事的男人最迷人。我看了两眼，不知不觉间心神去了大半，再回神时正见他敛衣落在我身前，叉开五指摇晃着，“阿萝，阿萝，醒神了。看什么呢一脸痴样。”

我自然不会说是看他。苏少主是给点阳光就能泛滥的人，要知道我是看他入迷，还不得尾巴翘到天上去。干咳一声，我岔开话题：“刚才遇见顾先生了。”

苏沐顿时紧张，一把拉起我，左看右看，似要从我身上寻到点儿伤痕。他惶急道：“你们怎么遇见了？他有没有为难你？”

我摇了摇头。

苏沐没寻到什么磕伤碰伤刀伤剑伤，这才放了心，长舒一口气，捧了我的脸正色道：“这几日你暂且避着他点，等成了亲，我再从中调和。他若能容你那便最好，若不能容，我们就搬到山庄另一处住。”顿了顿，他加重语气，“你放心。你既然选择了我，既然做了我的妻，我自然不会委屈你。”

面庞突地烫起来，我拍掉他的手，转开了脸：“还没成亲呢，谁是你的妻。”

苏沐笑了，捏上我的脸：“再过两日不就成亲了，煮得都要熟透的鸭子还能飞了。”

我又想起顾青刚才的提议。坦白地讲，他摆出条件之时，我有那么一瞬的迟疑。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掉，有些人刻在心底一辈子铭记。六师兄对我的恩对我的好，我一直都记着，想忘都忘不掉。如果没有苏沐，我大概

真就嫁了六师兄。

苏沐觉察到我的异常，笑问：“阿萝，怎么又呆了，想什么呢？”

恋人之间最重要的便是真诚与信任。我想了想，决定以实相告：“顾先生刚才跟我说了几句话。”

苏沐握上我的手，又紧张了：“说了什么？”

苏少主最近好容易就紧张，可能是筹办婚事太忙，休息不足以至于神经总是绷着。我咬了咬唇，坦诚道：“他说只要我不嫁你，他为我追回六师兄……”

苏沐脸色唰地变了，手上蓦地收紧。

虽然只是不自觉地这么一用力，但他武功比我好太多，我一个战五渣如何能抵挡得住战斗力爆表的大神的一击？顿时觉得掌骨都要碎了，额上冷汗直冒，我一迭声叫道：“哎哟哟哟，疼疼疼，疼死啦！”

苏沐慌忙松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要不要紧，需不需敷药？你忍会儿我马上叫管家送药来。”

不过被捏了一下而已，就大张旗鼓地敷药治疗，若顾青知晓，恐怕又要耻笑我武功不行配不上他家少主。于是，我忙拦住他，一边揉捏着手背，一边抽着冷气道：“不用了，又没伤到。”我低下头，忙着揉手掌，好一会儿抬眼，忽地发现苏沐正盯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被他看得不自在：“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不用忙了吗？”

苏沐钉着不动：“然后呢？”

然后？我环视一圈院子和院子里的物什，想了想，道：“然后你该挂彩带和宫灯了。”

苏沐看我一眼，又紧张了，深吸一口气道：“我是问顾先生说了那提议之后，你怎么给的回复。”

我这才记起刚才那句话还未说全，因着他突然一握，疼起来竟忘了。我道：“是有那么一点动心，不过我拒绝了。选了你就是你，哪有三心二意的道理。”

苏沐笑了，然而笑两下又绷了脸：“一点动心也不行。”

无论谁都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同样一心待自己。我对他这种心情表示理解，虽不知能不能忘掉六师兄，但态度还是要给足。于是，我点点头道：“你

也放心。”

苏沐凝视我片刻，突然又笑了。

我头皮一麻，卧槽苏少主该不是又蛇精病了吧，一会儿笑一会儿不笑一会儿又笑起来了，分分钟变脸搞鸡毛啊，你以为你是楚江那个精分。

苏沐傻乐着，轻抚我的脸：“阿萝，我很开心。”

啊，我好像什么都没说，你开心的点究竟在哪里？

说话之间，已是午饭时分，早有小厮前来询问是否传膳。苏沐这几日忙得厉害，一日三餐全部回绝，只胡乱吃点东西便又继续上工。江湖第一少主成亲，竟然大事小事都要自己动手，能寒碜成这样，也是奇了。

想象中的江湖第一盛况呢？想象中的举世无双排场呢？想象中的宾客如云呢？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苏沐正要回绝，转眼见我在此，瞬时改了口：“摆膳吧。”

饭菜一溜烟儿端上来，十分丰盛格外精致，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各样小粥点心俱全。看来顾青并未在饮食上克扣苏沐，剑冢也不是财力人力不足，而之所以将这婚事办得如此不济，大概只是因为我一人。

苏沐为我布着菜，见我不太高兴，沉默了片刻，道：“这件事怪我，是我太心急，一日娶不到你便一日心中不能安稳。于是没来得及争取顾先生和我父亲的同意，擅作主张提了亲定了亲事。不过阿萝，我从不后悔那日提亲，只遗憾不能给你最好的婚礼。”他放下筷子，抚上我的手，“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再办一次，把这次缺少的全部补回来，好不好？”

我有点心烦意乱。当然，我并不是为婚礼这事伤神。婚礼盛不盛大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件事中折射出的某些不能忽略的问题，一个不受双方父母朋友祝福的亲事，是不是正确的？又是否能幸福呢？

那日，经过六师兄的全力医治，苏沐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终于醒转过来。他很激动，张口就来了一句，“阿萝，我们成亲吧。”

那场景，那气氛，我不仅激动，简直是十二分感动，于是不假思索应道，“好”。

片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一个字就把自己给卖了！连个正经的求婚仪式都木有，更别提想象中的神马十里灼灼桃花林，神马手捧银票哭着喊着跪

下来求我嫁他，和当初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虽然是女子，但也是女子中的君子，应了就是应了，岂能再反悔？

苏沐大约是看出我有悔意，不给我留反悔时间，刚挣扎着能下床，便携了我一同到师父师娘面前跪下，请求二老允婚。

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今生难忘。

师父刚从午睡中醒来，披着衣裳，面部肌肉松垮，皱纹道道，眼角还沾着一块眼屎，跟种地的老农民并无两样，简直看不出有一丝半毫隐士的风范。他听完苏沐的陈述之后，几乎碰在一起的眼皮顿时张开，惊讶地看向我：“蒨萝应了亲事？”

我点点头。

师父忽地皱眉，屏退苏沐，说有两句话要嘱咐我。

苏沐起身离开，说在外面等我。

我继续跪着等师父叮嘱。毕竟要嫁人，想来师父要对我说些到了夫家如何与人相处之事。不过，我脾气又不坏也算知书达理，应该不会闹出太大的乱子。

待苏沐完全不见了身影，师父噌地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下，盯着我看了半晌，一拍桌案恨道：“蒨萝，你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嫁谁不好，非得嫁到剑冢，嫁个仇人之子，你该是有多小白善良天真无脑！苏沐条件是不错，是真心喜欢你，但老六条件同样不错，他也是真心喜欢你。你们师兄妹多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若能在一起才是全江湖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之事！”

我：“……”

师父不耐烦地摆摆手：“既然苏沐好转了，那么你想个法子把这门亲事退了。老六护了你这么多年，等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能看你辜负他。”

我：“……”

我忍了又忍，终于忍无可忍，“唰”地立起身，质问：“师父，这跟你当初说的不一样吧？你不是说我和六师兄的婚事另有玄机，我的姻缘你不透吗？你不是说当年之事只是苏圣的过错，跟苏沐无关吗？你将我推向苏

沐，现在又说我不该嫁六师兄，你这么张口一种说辞闭口一种说法是特么玩我吗？”

师父横眼瞧我，又是一拍桌子：“我何时将你推向过苏沐？你的姻缘我是看不透，你和老六的婚事是另有玄机，但我有说过你不能嫁老六吗？我是不让你记恨苏沐，但我有说过让你嫁他吗？”

我忍着内心翻涌的冲动：“那我这些日子衣不解带照顾苏沐，甚至与他同寝同宿，师父你不是也没任何异议吗？”

师父道：“你们之前就住在一个房间啊！室友生了病，你照顾他理所当然啊！我应该有什么异议？”

我：“……”靠！

如果不是念在他养了我十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分上，我就要冲上去揍此人一个生活不能自理。误导，全是赤裸裸的误导！

“苜蓿，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不会因为别人的赞同或否定就有了改变。我如果说你二师兄不错，老二值得托付终身，你难道就会去嫁他吗？不可能吧。”师父继续补刀：“所以呢，这件事弄成现在这样，全是你自己的选择，跟我无关。你别把责任直往外推。”

师父又道：“另外，尽快把亲事退了啊！就算你不计较当年之事，难保剑冢的人不心虚，以为你嫁过去是祸害他们。作为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可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

说得倒是轻松！就算是买东西，一旦入了手店家也不一定给退。拳头握了又松，松了又握，我气得脸颊涨红，睁圆眼睛狠狠地瞪他。

师父半点不惧，打了个呵欠，躺倒背对我：“为师乏了，我的意见说了，主意也出了，你自己把这件事处理好。”

这么不负责任？一口老血，我恨不得冲过去踹上两脚。

正在我为此事万分纠结之时，七师兄突然闯了进来，手持一封信，惶急道：“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

师父懒懒地躺着，不转身，嗡着声音道：“出了什么事？天塌了？”

七师兄将信一递，嚎道：“六师兄昨晚走了！”

心上猛地一跳，呼吸都凝住了。我抢过那封信，展开阅去。只见上面写道：

师父师娘敬启：仇恨已了，蒨萝将嫁，我无牵挂矣。少年时，曾慕古人泛舟出海旷达随性，而今弟子亦愿步古人之尘，扬帆海外，遨游天地。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得再尽孝于二老膝前，未能当面相禀，还望师父师娘见谅。

落款：上阳谷弟子宫千行顿首。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止不住，只觉天塌了一半。那个陪伴了我十年的人就这样离开了，不告而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不知是否还能相见。

心里难过得受不住，我捧着那封信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师父叹了一口气，没有阻止我。七师兄伸手过来，似乎想要拉我，但终究还是收了回去。

或许是我哭得太放纵，哭声太响亮，苏沐在外听到，不顾师父嘱咐闯了进来，慌道：“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将信递给他，哭得哽咽：“六师兄，走了。”

苏沐接了信，将我护在怀中，拍着我的背，轻声道：“不怕不怕，阿萝，我还在，会一直在。”

六师兄离开之事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我将自己关在房中，许久不愿出去，也不想见别的人。我选择了苏沐，我知道六师兄心中会不好受，但我不曾想过他会为此毅然离开。我以为他放了手就真的能放下，我以为这十年来多是我单相思是我一个人的思慕，六师兄对我或许只是兄妹之情而已。岂料，我错了，大错特错。

苏沐劝不好我，只得请来师父。

师父隔着木门，敲了敲，缓缓道：“蒨萝，坦白地讲，老六离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些年他百般照顾你，当兄又当父，管内又管外，我看着都替他累。如今他能抛开这一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远比娶了你一辈子束在谷中束在武林中要好……”师父顿了顿，又道，“……得多。”

怒气噌噌冒上来，我一抹眼泪：“你说我是他的负担？”

师父道：“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我想了想，想起那天他拍着案桌说的话，怒道：“你那天明明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我犹豫一下，终究没往下说，毕竟苏沐还在外面，有些话着实不宜让他听。

师父叹道：“此一时彼一时。人这一辈子很长，不能总拘泥于某一点，

要有全局眼光有长远打算。”

我：“……说人话！”

师父自暴自弃：“反正都这样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语毕，啪嗒着拖鞋，转身一步一步走了。

苏沐守在门外，我背倚着门，靠在里面。两人都不说话，周围格外地静，静得几乎能听到院中的风声，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苏沐的呼吸重了又轻，轻了又重，许久后，低声道：“阿萝，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如果要反悔，”他默了片刻，又道，“人，我替你找回来。”

我不信：“你怎么知道的？师父不可能告诉你。”当日房中只有我和师父，背后黑人一刀的事情师父怎么会自己讲出来？

苏沐的呼吸蓦地重了。许久，方道：“刚才还不知，不过，现在知道了。”

我愤慨：“你诈我？”

“是。”苏沐默了更久，再开口，鼻音颇重，“上阳谷距海有段距离，他此刻或许还在路上尚未出海。我马上去传剑冢急令，着人拦下他。想必不几日就会有消息，你暂等着，只是别不吃不喝，熬坏了身子，若他见了会心疼的。”

听着脚步声向外，越来越远，我心中忽地慌起来，似要失去很重要的东西。蓦地起身，猛然拉开门，我向着那即将消失的背影喊道：“我不是要反悔。”我咬了唇，又大声道，“六师兄走了，我很难过。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选择了你。”师父说得对，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不会因为别人的赞同或否定就有了改变。我喜欢他，选择他，不是因为别人曾多么夸赞他，而是因为他就是他。

苏沐停了脚步，转过身，遥遥望我。

明明是很远的距离，我却觉得那目光似乎就在眼前，就落在脸上，灼得人面庞腾起温度。

隔着远远的距离，隔着葱茏树木的遮掩，苏沐不容置疑道：“阿萝，我们成亲吧，这个月就成亲！”

虽然心思有些乱，但决定既已做出，与其患得患失忧人忧天，不如沉下心想想如何把以后的路走好。苏圣虽然不待见我，但他满心思全是铸剑，根本无暇管我和苏沐。眼前，最麻烦的就是那位不是父亲但管得却比父亲还

宽的顾先生。

如何搞定这位表面上温和无害实际上却思想变态的剑冢二号人物，这是一个问题。

思及顾青，我又想起上阳谷中的师父，再次心头冒火。因着六师兄离开，师父立刻把我定义为有感情纠葛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以后很难嫁出去说不定要长留谷中吃白食的问题弟子，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应了苏沐的提亲，并在楚江前来接苏沐时，以早晚都是你们家的人为借口，一起送我出谷到了剑冢。

出了谷，到了剑冢，我才突然明白师父为何火燎屁股一样急匆匆将我送出来。因为……我的嫁妆呢！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这特么全是套路。

亏我以前还尊他如父，谁知一笔嫁妆就让他现出了真面目。

苏沐见我气愤不已模样，以为我仍在为婚礼之事不平，愧疚道：“阿萝，是我对不住你，不能给你最好的。我……”

两指按上他的唇，我深吸一口气平和了心境，解释道：“跟你无关，你别多想。”他的唇很软很暖，温热之意自指尖丝丝传来，直传入心底，浸得一颗心都要化了。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苏沐目光突地深了，凝着我，慢慢张口，含上我的指尖，轻轻浅浅地啃咬着。

暧昧的气息在弥漫，空气中迅速腾起温度，灼得人额头渗出汗意。从相识到现在，我和他都已不是当初懵懂的少男少女，然而每一次的亲密接触仍是有魔力般，令人面红耳赤心跳不已。

他抬手覆上我的眼睛。

眼睛看不见，触觉更加敏感。浓烈的男子气息压在唇上，迫入口中，有些陌生又无比熟悉。

他的吻落下来，落在唇上，滑过面颊，辗转于耳际，顺着脸庞的弧线移向脖颈，他的声音低哑且重，似裹着团沙砾，问，“可不可以……”

以前呢，他并不是没有机会，然而却坚持守着界限，不越雷池一步。如今，再过三日就是婚事，他却变得急不可耐，似乎一秒都等不及。

他的心情我能体会，因为我同样是这种心情，一门不受双方亲朋好友祝福的亲事，一场埋着诸多隐患的婚礼，是否能如预期中安然举行呢？会不会

突然生出什么变故？

吻落在肩膀上，一点点向下滑。他哑着声音，仍在征询我的意见：“阿萝，可不可以？”

我脑中很乱，乱成了一锅粥。

苏沐觉察到我的犹豫，吻变轻变缓，慢慢远离，语声中含了苦涩：“你若不愿，我……”

胸前变空变凉，一颗心绞得疼起来，既然已决心嫁他……我将眼一闭，靠向他的胸膛，伸臂勾上他的脖颈，言语实在羞于出口，只能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沐惊喜过望，将我环在坐椅上，吻狂乱地落下来，呼吸变得粗重且急。

关键之际，“砰”的一声房门大开，耀目的光线蓦地涌入，令人猝不及防。大大咧咧的女子声音自外传来，气喘吁吁，“终于赶上饭点了，劳纸快要饿死了，哎你们……咳咳咳咳，我眼瞎很久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转圆了立刻滚走。两位继续，继续。”

苏沐那张俊脸已经黑得不能直视，忙忙为我掩上衣服，怒道：“站住！”

那道火红的飒爽身影立刻停下，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立得比竹竿还直。

这位一身似火红衣年方妙龄的女子叫紫苏，是苏圣的养女，算来还是剑冢的大小姐。不过一来是养的，二来是女的，所以地位自然比不上苏沐。她身量虽然不高，但力气格外大，喜欢使一柄七尺长的厚重斧头，酷爱自称“老子”，说是有气势，然而因为咬字不清，一出口就变成了“劳纸”，气势自然也就荡然无存。

紫苏很无辜很幽怨：“既然要办事，你们就应该落上门问。”

苏沐一记冷眼飞去：“要你教！”

紫苏气场立刻再低一丈，挤出笑容给建议：“要不我就在这里为你们守门，两位继续？”边说边要溜走。

苏沐虽然贵为少主，但由于顾青教导有方，一向不将怒气形于色，今日如此发火倒还是头一次。为什么呢？思来想去好像就那一个理由。我忍了又忍，一个没忍住“噗”地笑出声。

苏沐又羞又窘，瞪我一眼：“你还笑，你是不是还挺高兴？”

我忙严肃：“绝无此意。”